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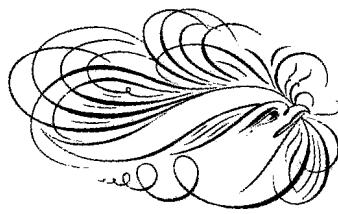
“最美中国”丛书

王明韵
魏克
绘 著

最 美 的 诗 歌

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



“最美中国”丛书

最美的诗歌

王明韵 著
魏 克 绘

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的诗歌/王明韵著, 魏克绘 . —合肥: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,
2011. 12

(最美中国丛书/莫幼群、江泓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650 - 0611 - 1

I. ①最… II. ①王… ②魏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 IV. ①I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7939 号

最 美 的 诗 歌

王明韵 著
魏 克 绘

责任编辑 朱移山
霍俊槿
郭娟娟

出 版	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	版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地 址	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	印 次	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邮 编	230009	开 本	71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
电 话	总编室:0551—2903038	印 张	9.5
	发行部:0551—2903198	字 数	127 千字
网 址	www. hfutpress. com. cn	印 刷	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
E-mail	hfutpress@163. com	发 行	全国新华书店

ISBN 978 - 7 - 5650 - 0611 - 1

定 价: 26.00 元

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序



赵 焰

一直以为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从时间上说，是在明朝之前的。明朝之前，占据社会主流的，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。崇尚自然、游离社会的道学，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，与儒学一起“相辅相成”、“一阴一阳”，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。从总体上来说，中国文化的源头，无论是周公、老子、孔子，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，比如说孟子、荀子、庄子、韩非子、墨子等等，都对人生保持清醒、冷静的理性态度，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，即对待人生、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；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；重实用轻思辨、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；善于协调，讲究秩序，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……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，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，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、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。

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，占据社会主流的，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。最显著的表现在于：人们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，有高远的理想，讲究人格的修炼，反对人生世俗化，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。从春秋时代起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为人生使命，以追求道德、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。比如说孔子，从他的言语来看，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，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。又比如说庄子，他的学说，不像是哲学，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：道是无情却有情，看似说了很多超脱、冷酷的话，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、本真的眷恋和爱护，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，不计功利是非，忘乎物我、主客、人己，以达到安详和宁静，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。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，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，超越种种庸俗无聊

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，或高举远蹈，或怡然自适，或回归自然，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。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。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：“在艺术上，他们（中国人）追求精美，在生活上，他们追求情理。”这是说到关键了。

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，一方面高旷而幽远，另一方面也连着“地气”，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。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，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。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，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，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。经过“中庸之道”的过滤，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，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。也因此，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，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“生活禅”，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。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“出世”之路，另一方面，由于心灵的滋养、美智的开发，使得东汉魏晋，包括后来的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，“艺术人生”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。可以说，这些朝代，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、最开人们心智、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。也因此，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，比如说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书法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等等，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，境界高远，洁净空旷，如清风明月，如古松苍翠。从审美上看，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，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，主题得到了提升，感悟与生命同在，境界与天地相齐，一种深远的“禅意”油然而生……从总体境界上来看，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，因为主题和境界的破对立、空物我、泯主客、齐生死、反认知、重感悟、亲自然、寻超脱等等，达到了各自的高峰。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。

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，有低矮化的倾向。明清以后，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，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；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，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，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，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，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，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。随着“程朱理学”和科举制度的推行，人们的想象力、创造力被扼制，审美弱化，艺术更趋

“侏儒化”、“弱智化”。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，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，崇尚自由、自然、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。不过尽管如此，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，那种崇尚自然、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，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。尽管如此，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，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。

近现代之后，由于社会动荡，战乱连连，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的渗入，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，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。艺术的政治化倾向、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，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，艺术的品位下降，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，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，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。中国近现代上百年屈辱和战乱，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：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，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，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，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，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，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……如果说与非、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，那么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，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，也分辨不了美与丑。“文革”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，而到现在，似乎是一场“群魔乱舞”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。这样的现象，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！

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，那么，以我的理解，当代教育最大的问题，甚至不是传统丢失、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，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。很多年来，人们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，不知道什么是美的，什么是丑的；很多人将美当成丑，将丑当成美，从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。这一点，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，就可以得出结论——在我们的周围，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，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。他们所拥有的，只是功利，只是物质，只是金钱，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。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，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——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，有很好的教育背景，但在美丑的辨别力，以及对于艺术、心灵的觉察力、感悟力和理解力上，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、缺乏常识。这样的现象，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

育缺乏美育，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。一个人的审美，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，审美的缺失，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。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，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，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、法西斯主义、极端主义、工业主义所奴役，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。在很多时候，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，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。

现在，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“最美中国丛书”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，弥补了一些“寻根”和美育上的缺失。这一套书的第一辑共十本，它们分别是：《最美的思想》《最美的品格》《最美的女性》《最美的诗歌》《最美的文辞》《最美的书画》《最美的宝藏》《最美的乐舞》《最美的风物》《最美的民俗》，旨在于“重建中国优美形象，重构华夏诗意图”，通过对古代思想、伦理道德、文学艺术、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，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，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，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。这套书知识精准，图文并茂，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，悦目和感人的统一。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，这一套书，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，什么是中国的最美，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。

上个世纪初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“五育并举”教育方针，“五育”为：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观教育、美感教育。其中，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，蔡先生还以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口号闻名于世。在蔡元培看来，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，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，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，并且相对宗教，美育更安全，更普及，也更为人接受。通过美育，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，培育出向上的力量。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，但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有美的熏陶，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，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。并且，美与是非，与善恶，与道德，与人类的心灵，与这个世界的根本，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，了解中国历史，了解中国文化，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，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；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，了解世界的规律，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，都是大有好处的。

也许，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。



诗人年份表

《采薇》作者 公元前 1100—前 600 年之间

《迢迢牵牛星》作者 25—220 年之间

曹 植 (192—232) 东汉、三国诗人

陶渊明 (365—427) 晋代田园诗人

谢灵运 (385—433) 六朝诗人

鲍 照 (415—470) 六朝诗人

王 勃 (649—675) 唐代诗人

宋之问 (656—712) 唐代诗人

贺知章 (659—744) 唐代文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

陈子昂 (661—702) 唐代文学家

王之涣 (688—742) 盛唐时期的诗人

孟浩然 (689—740) 唐代诗人

王昌龄 (690—756) 盛唐时期著名边塞诗人

王 维 (701—761) 唐朝诗人

李 白 (701—762) 唐朝诗人

杜 甫 (712—770) 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

岑 参 (715—770) 唐代诗人

张 继 (715—779) 唐代诗人

韦应物 (737—792) 唐代诗人

孟 郊 (751—814) 唐代诗人

- 韩 愈 (768—824) 唐代诗人
刘禹锡 (772—842) 唐朝文学家，哲学家
白居易 (772—846)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
柳宗元 (773—819) 唐朝著名的文学家
贾 岛 (779—843) 唐代诗人
元 穰 (779—831) 唐代著名诗人
李 贺 (790—816) 唐代著名诗人
许 浑 (791—858) 唐代著名诗人
杜 牧 (803—852) 唐代著名诗人
李群玉 (808—862) 唐代著名诗人
温庭筠 (812—866) 唐代诗人
李商隐 (812—858) 唐代著名诗人
黄 巢 (820—884) 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
韦 庄 (836—910) 唐朝花间派词人
鱼玄机 (844—871) 女，晚唐诗人
杜荀鹤 (846—904) 唐代诗人
无 可 (不详) 唐代僧人、诗人
太上隐者 (不详) 唐代隐士，隐居于终南山，生平不详
欧阳修 (1007—1073) 北宋文学家
王安石 (1021—1086)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
杨万里 (1127—1206) 南宋杰出的诗人
苏 轼 (1037—1101) 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
陆 游 (1125—1210) 南宋诗人
朱 熹 (1130—1200) 南宋著名理学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
纳兰性德 (1655—1685) 清代诗人
袁 枚 (1716—1797) 清代诗人
徐志摩 (1897—1931) 现代诗人
冯 至 (1905—1993) 现代诗人
卞之琳 (1910—2000) 现代诗人
穆 兮 (1918—1977) 现代诗人

目 录

采 薇	无名氏	(001)
迢迢牵牛星	无名氏	(004)
白马篇	曹 植	(006)
归园田居（其三）	陶渊明	(009)
登池上楼	谢灵运	(012)
梅花落	鲍 照	(015)
江亭夜月送别（其二）	王 勃	(018)
送别杜审言	宋之问	(020)
回乡偶书	贺知章	(023)
登幽州台歌	陈子昂	(026)
登鹳雀楼	王之涣	(029)
过融上人兰若	孟浩然	(032)
出塞二首（其一）	王昌龄	(035)
过香积寺	王 维	(038)
静夜思	李 白	(041)
不 见	杜 甫	(044)
寄左省杜拾遗	岑 参	(047)
枫桥夜泊	张 继	(050)
滁州西涧	韦应物	(053)

游子吟	孟 郊	(056)
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(其一)	韩 愈	(059)
乌衣巷	刘禹锡	(061)
赋得古原草送别	白居易	(063)
江 雪	柳宗元	(066)
寻隐者不遇	贾 岛	(069)
得乐天书	元 穰	(072)
咏怀二首 (其二)	李 贺	(075)
谢亭送别	许 淳	(078)
初冬夜饮	杜 牧	(080)
放 鱼	李群玉	(083)
赠少年	温庭筠	(086)
锦 瑟	李商隐	(089)
菊 花	黄 巢	(092)
送日本国僧敬龙归	韦 庄	(095)
江陵愁望有寄	鱼玄机	(098)
小 松	杜荀鹤	(100)
秋寄从兄贾岛	无 可	(102)
答 人	太上隐者	(105)
鹭 鸟	欧阳修	(107)
次韵朱昌叔	王安石	(110)
桑茶坑道中 (其七)	杨万里	(112)
东 坡	苏 轼	(115)
大雨逾旬，既止复作，江遂大涨	陆 游	(118)
春 日	朱 熹	(121)
咏絮云	纳兰性德	(124)
对书叹 (节选)	袁 枚	(127)
再别康桥	徐志摩	(130)
我们准备着	冯 至	(133)
断 章	卞之琳	(136)
劝友人	穆 旦	(138)



采 薇

无名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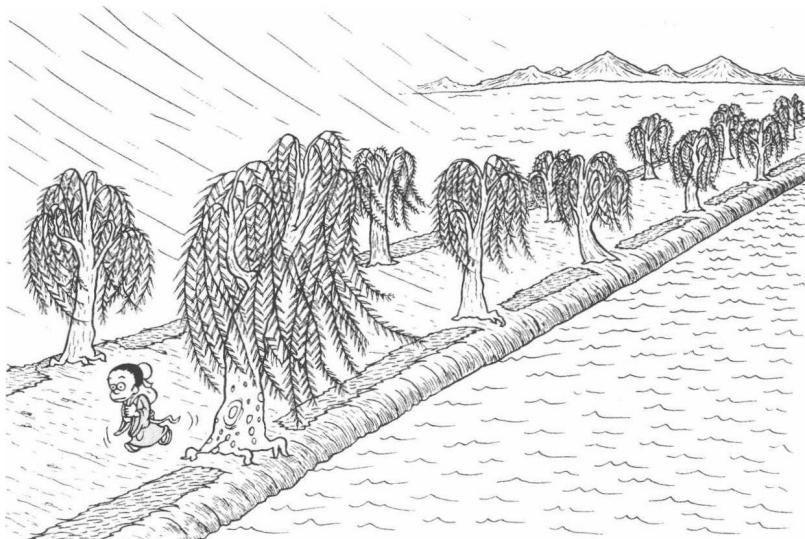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。
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启居，玁狁之故。
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归曰归，心亦忧止。
忧心烈烈，载饥载渴。我戍未定，靡使归聘。
采薇采薇，薇亦刚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阳止。
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。忧心孔疚，我行不来。
彼尔维何？维常之华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车。
戎车既驾，四牡业业。岂敢定居，一月三捷！
驾彼四牡，四牡骙骙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
四牡翼翼，象弭鱼服。岂不日戒，玁狁孔棘！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！

昔我往矣

我非常喜欢《采薇》中的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这句诗，儿时读它，不是记忆好，却也过目不忘。诗中“昔往”与“今来”对举，于古往今来之中，愁绪悲伤之情跃然纸上；而“杨柳”与“雨雪”，又是借景言情，雅人深致，正如王夫之在《姜斋诗话》中所言：“以乐景写哀，以哀景

写乐，一倍增其哀乐。”这句诗，不仅被称为《三百篇》中最佳诗句之一，据说自南朝谢玄以来，好评如潮，已在持续不断的评介中，绵延成了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。

战争自古以来让人厌恶，这首诗可以理解为一首厌战诗。



杨柳依依

这是在冬天，雨夹着雪，席卷而来，阴冷入骨。一位解甲退役的老兵在踽踽独行于返乡途中；道路崎岖泥泞，饥渴劳累之苦不堪言；边关渐远，家乡渐近，远于近中，抚今追昔，百感交集，惨烈的杀戮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恍若昨日，历历在目；而此刻，作为背井离乡的征夫，其思乡归家之情，更是溢于言表。饿了，采薇而食，而这“采薇”，又绝非家乡女子“采桑”般优雅闲舒；而嫩芽从破土而出，再到茎老叶凋，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啊！一方面，厌战又不能不为之而战，另一方面思家却有家不能归，怎能不“曰归曰归”，又怎能不“忧心烈烈”？

也有人对把这首诗作为厌战诗去解读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，认为诗中既有士卒冲锋陷阵、战马驰骋疆场的场面，又有出生入



死、一月三捷的骄傲；《毛序》则说，这是一首遣戍役之诗，一首劝将士之诗。而作为一种善良的愿望，我情愿把它解读为一首反战之诗。全诗情感悲悯忧伤，尤其是面对生命的流逝、光阴的虚度、生死的未知、思乡怀亲的焦虑和孤独无助的惆怅，又怎能不“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”呢？

纵观古今中外诗坛，反战诗、厌战诗比比皆是，但这首《采薇》，可以说是中国千古厌战诗之首。这首诗通过对戍卒久戍难归、行道迟迟的内心世界的描写，表现出了生命深处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，在“我心伤悲”之中，追忆唱叹，以诗言情。《采薇》类归《小雅》，却颇似《国风》，无论从艺术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上，都极具欣赏和研究价值。

迢迢牵牛星

无名氏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
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札札弄机杼

这首诗写的是传说中的牛郎与织女的故事，牛郎织女隔河相望，不能相会，相思之苦常常会“泣涕零如雨”，可谓一咏三叹，哀婉动人。但诗人写的又绝非银河两岸的牛郎与织女，看似写“天上”，实则写“人间”，其相思之苦、爱恋之深，让人联想，也让人嗟叹。

全诗只有十句，叠音词却有六处之多，于“迢迢”、“皎皎”、“纤纤”、“札札”、“盈盈”、“脉脉”的叠加往复中，描写出了少妇的愁情苦绪，意蕴深远，风格浑成，既赋予了诗内在的律动，又写出了银河浅滩之外的困境。诗一开头，牵牛也迢迢，织女也皎皎，渴望中的遥不可及在互见文义中跃然纸上，这牵牛、这织女，正是现实生活中苦恋着的男女。而接下来，月光下织布的织女，心牵爱人，哪还有心思织布纺线啊，她只是素手纤纤，抚弄



着机杼泪如雨下，任“札札”之声随织布机梭子的往返而不绝于耳。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诗的后四句，诗人写的是看似近在眼前，实则远在天边的爱情，一水之隔，手不能牵，人不能见，心何其苦，情又何以堪？再通读全诗，迢迢是遥远，皎皎是月光，纤纤是玉指，札札是机声，盈盈是姣好，脉脉是含情；而正是这种美好的、诗意的衬托，让相思之苦于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

这首诗并不深奥，用典则采用中国民间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亲切而又熟知。诗人选词用句不落窠臼，把传说中的“牛郎星”，写成了“牵牛星”，把传说中的“织女星”，写成了“河汉女”，这就是语言使用上的微妙和传神之处，犹如“札札”之机杼之声，其实不是在织布，而是在倾听和诉说。

白马篇

曹植

白马饰金羁，连翩西北驰。借问谁家子，幽并游侠儿。
少小去乡邑，扬声沙漠垂。宿昔秉良弓，楛矢何参差。
控弦破左的，右发摧月支。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。
狡捷过猴猿，勇剽若豹螭。边城多警急，虏骑数迁移。
羽檄从北来，厉马登高堤。长驱蹈匈奴，左顾凌鲜卑。
弃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？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！
名编壮士籍，不得中顾私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！

马蹄声声

曹植采用汉乐府歌辞《杂曲歌·齐瑟行》的形式，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《白马篇》。白马是一匹战马，饰着金黄的头饰，向西北方向驰骋而去，他以马指人，以马喻己，不写人却让人在其中；而那匹白马，在古代，除了象征着英勇善战、不畏生死的品格，还是坚定、忠诚、百折不挠的象征；曹植“生乎乱，长乎军”，一生的志向就是效忠于朝廷，立功于圣世，这“白马”，自然而然就是他的化身了。

这白马飒爽英姿，驰骋疆场，一往无前，所向无敌；只是在军情紧急之时，诗人却以缓笔之势插入对白马的描述，一张一弛，张弛有度，尽显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；白马乃诗中的“游侠

